

黃帝內經目錄

第一卷

上古天真論一

四氣調神大論二

生氣通天論三

金匱真言論四

第二卷

陰陽應象大論五

陰陽離合論六

陰陽別論七

第三卷

靈蘭秘典論八

六節藏象論九

五藏生成論十

五藏別論十一

第四卷

異法方宜論十二

移精變氣論十三

湯液醪醴論十四

玉板論要篇十五

診要經終論十六

第五卷

脉要精微論十七

平人氣象論十八

第六卷

玉機真藏論十九

三部九候論二十

第七卷

經脉別論二十一

藏氣法時論二十二

宣明五氣篇二十三 血氣形志篇二十四

第八卷

寶命全形論二十五 八正神明論二十六

離合真邪論二十七 通評虛實論二十八

太陰陽明論二十九 陽明脈解三十

第九卷

熱論三十一 刺熱論三十二

評熱病論三十三 逆調論三十四

第十卷

瘧論三十五 刺瘧篇三十六

氣厥論三十七

欬論三十八

第十一卷

舉痛論三十九

腹中論四十

刺腰痛論四十一

第十二卷

風論四十二

痺論四十三

痿論四十四

厥論四十五

第十三卷

病能論四十六

奇病論四十七

大奇論四十八

脈解篇四十九

第十四卷

刺要論五十

刺齊論五十一

刺禁論五十二

刺志論五十三

鍼解五十四

長刺節論五十五

第十五卷

皮部論五十六

經絡論五十七

氣穴論五十八

氣府論五十九

第十六卷

骨空論六十

水熱穴論六十一

第十七卷

調經論六十二

第十八卷

繆刺論六十三

四時刺逆從論六十四

標本病傳論六十五

第十九卷

天元紀大論六十六

五運行大論六十七

六微旨大論六十八

第二十卷

氣交變大論六十九

五常政大論七十

第二十一卷

六元正紀大論七十一

刺法論七十二七

本病論七十三七

第二十二卷

至真要大論七十四

第二十三卷

著至教論七十五

示從容論七十六

疏五過論七十七

徵四失論七十八

第二十四卷

陰陽類論七十九

方盛衰論八十

解精微論八十一

重廣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卷第四

啓立子次注林億孫奇高保衡等奉敕校正孫兆重改誤

異法方宜論

移精變氣論

湯液醪醴論

玉板論要篇

診要經終論

異法方宜論篇第十二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九卷

黃帝問曰醫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

不同謂鍼石灸炳毒藥導引按蹻也

歧伯對曰地勢使然也

謂法天地生長收藏及高下燥濕之勢

故東方

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

法春氣也

魚鹽之地海濱傍水

魚鹽之地海之

利也濱水際也隨業近之

其民食魚而嗜鹹皆安其處美其食

豐其利故居安姿其

味故食美魚者使人熱中鹽者勝血魚發瘡則熱中之信故其民皆

黑色踈理其病皆為癰瘍血弱而熱故喜為癰瘍其治宜砭石砭石謂以石為

鍼也山海經曰高氏之山有石如玉可以為鍼則砭石也新校正云按氏一作伐故砭石者亦從東方來東人今用

之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處天地之所收引也法秋氣也引謂牽引使收

也其民陵居而多風水土剛強居室如陵故曰陵居金氣肅殺故水土剛強也新校正云詳大抵西方

地高民居高陵故多風也不必室如陵矣其民不衣而褐薦其民華食而脂肥不衣絲綿

故曰不衣褐謂毛布也薦謂細草也華謂鮮美酥酪骨肉之類也以食鮮美故人體脂肥故邪不能傷其形體其

病生於內水土剛強飲食脂肥膚腠閉封血氣充實故邪不能傷也內謂喜怒悲憂恐及飲食男女之過甚也新校正云詳悲一作思

當作思已具陰陽應象大論注中其治宜毒藥能攻其病則謂之毒藥以其血氣盛肌肉堅飲食華水土強故病宜毒藥方制御之

藥謂草木蟲魚鳥獸之類皆能除病者也故毒藥者亦從西方來西人方術今奉之北方者天

地所閉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風寒冰冽法冬氣也其民樂

野處而乳食藏寒生滿病水寒冰冽故生病於藏寒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无滿字其治宜

灸炳火艾燒灼謂之灸炳故灸炳者亦從北方來北人正行其法南方者天地

所長養陽之所盛處也其地下水土弱霧露之所聚

也法夏氣也地下則水流歸之水多故土弱而霧露聚其民嗜酸而食胘言其所食不芬香新校正云按全元起云食

也故其民皆緻理而赤色其病攣痺酸味收斂故人皆肉理密緻陽盛之處故色赤濕氣內滿

熱氣內薄故筋攣脉痺也其治宜微鍼微細小也細小之鍼調脉衰盛也故九鍼者亦從南方

來南人盛崇之中央者其地平以濕天地所以生萬物也衆法土德之

用故生物衆然東方海南方下西方北方高中央之地平以濕則地形斯異生病殊焉其民食雜而不勞四方輻輳而萬

物交歸故人食紛雜而不勞也故其病多痿厥寒熱濕氣在下故多病痿弱氣逆及寒熱也陰陽應象大論曰地之

濕氣感則害皮肉筋脉居近於濕故爾

其治宜導引按蹻

導引謂搖筋骨動支節按謂抑按皮肉蹻謂捷舉手足

故

導引按蹻者亦從中央出也

中人用為養神調氣之正道也

故聖人雜合

以治各得其所宜

隨方而用各得其宜唯聖人法乃能然矣

故治所以異而病皆

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體也

達性懷故然

移精變氣論篇第十三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二卷

黃帝問曰余聞古之治病惟其移精變氣可祝由而

已今世治病毒藥治其內鍼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

何也

移謂移易變謂變改皆使邪不傷正精神復強而內守也生氣通天論曰聖人傳精神服天氣上古天真論曰精神內守病安從來

歧

伯對曰往古人居禽獸之間動作以避寒陰居以避

暑內無眷慕之累外無伸宦之形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伯作史

此恬憺

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藥不能治其內鍼石不能

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

古者巢居穴處夕隱朝游禽獸之間斷可知矣然動躁陽盛故身熱足以

禦寒涼氣生寒故陰居可以避暑矣夫志捐思想則內无眷慕之累心亡願欲故外无伸宦之形靜保天真自无邪勝是以移精變氣无假毒藥祝說病由不

勞鍼石而已

新校正本

當今之世不然

情慕云為遠於道也

憂患緣其內

按全元起云祝由南方神

苦形傷其外又失四時之從逆寒暑之宜賊風數至

虛邪朝夕內至五藏骨髓外傷空竅肌膚所以小病

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帝曰善余欲臨病

人觀死生決嫌疑欲知其要如日月光可得聞乎歧

伯曰色脉者上帝之所貴也先師之所傳也

上帝謂上古之帝先師謂

歧伯祖世之師儻貸季也

上古使儻貸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合之金木

水火土四時八風六合不離其常

先師以色白脉毛而合金應秋以色青脉弦而合木應春

以色黑脉石而合水應冬以色赤脉洪而合火應夏以色黃脉代而合土應長夏及四季然以是色脉下合五行之休王上副四時之往來故六合之間八風鼓圻不離常候盡可與期何者以見其變化而知之也故下文曰變化相移以觀其妙以知其要

欲知其要則色脉是矣

言所以知四時五行之氣變化相移之要妙者何以色脉故也

色以應

日脉以應月常求其要則其要也

言脉應月色應日者古候之期準也常求色脉之差忒是

則平人之診要也

夫色之變化以應四時之脉此上帝之所貴以

合於神明也所以遠死而近生

觀色脉之臧否曉死生之徵兆故能常遠於死而近於生也

生道以長命曰聖王

上帝聞道勤而行之生道以長惟聖王乃爾而常用也

中古之治病

至而治之湯液十日以去八風五痺之病

八風謂八方之風五痺謂皮肉

筋骨脉之痺也靈樞經曰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外在於筋細內舍於肝風從東南來者名曰弱風其傷人也外在於肌內舍於胃風從南方來名

曰大弱風其傷人也外在於脉內舍於心風從西南來名曰謀風其傷人也外在於肉內舍於脾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其傷人也外在於皮內舍於肺風從西北來名曰折風其傷人也外在於手太陽之脉內舍於小腸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其傷人也外在於骨內舍於腎風從東北來名曰凶風其傷人也外在於掖脇內舍於大腸又痺論曰以春甲乙傷於風者為筋痺以夏丙丁傷於風者為脉痺以秋庚辛傷於風者為皮痺以冬壬癸傷於邪者為骨痺以至陰

遇此者為肉痺是所謂八風五痺之病也 新校正云按此注引痺論今經中痺論不如此當云風論曰以春甲乙傷於風者為肝風以夏丙丁傷於風者為心風季夏戊巳傷於邪者為脾風以秋庚辛中於邪者為肺風以冬壬癸中於邪者為腎風痺論曰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痺以冬遇此者為骨痺以春遇此者為筋痺以夏遇此者為脉痺以至陰遇此者為肌痺以秋遇此者為皮痺

十日不已治以草蘇草芫

之枝本末為助標本已得邪氣乃服

草蘇謂藥煎也草芫謂草根也枝謂莖也言以

諸藥根苗合成其煎俾相佐助而以服之凡藥有用根者有用莖者有用枝者有用華實者有用根莖枝華實者湯液不去則盡用之故云本末為助也標本已得邪氣乃服者言工人與病主療相應則邪氣率服而隨時順也湯液醪醴論曰病為本工為標標本不得邪氣不服此之謂主療不相應也或謂取標本論未云鍼也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又云得其標本邪氣乃散矣

暮世之治病也則不然治不本

四時不知日月不審逆從

四時之氣各有所在不本其處而即妄攻是反古也四時刺逆從論曰春氣在

經脈夏氣在孫絡長夏氣在肌肉秋氣在皮膚冬氣在骨髓工當各隨所在而辟伏其邪爾不知日月者謂日有寒溫明暗月有空滿虧盈也八正神明論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氣定乃刺之是故天溫日明則人血淖液而衛氣浮故血易寫氣易行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沉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郭滿則血氣盛肌肉堅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是以因天時而調血氣也是故天寒無刺天溫無凝月生無寫月滿無補月郭空無治是謂得時而調之因天之序盛虛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故日月生而寫是謂藏虛月滿而補血氣盈溢絡有留血命曰重實月郭空而治是謂亂經陰陽相錯真邪不別沉以留止外虛內亂淫邪乃起此之謂也不審逆從者謂不審量其病可治與不可治故下文曰

成乃欲微鍼治其外湯液治其內

言心意粗略不精審也

粗工兇兇

以為可攻故病未已新病復起

粗謂粗略也兇兇謂不料事宜之可否也何以言之假令飢人

形氣羸劣食令極飽能不霍平豈其與食而為惡邪蓋為失時復過節也非病逆鍼石湯液失時過節則其害反增矣

新校正云按別本霍一作害

帝

曰願聞要道歧伯曰治之要極無失色脉用之不惑

治之大則

惑謂惑亂則謂法則也言色脉之應昭然不欺但順用而不亂紀綱則治病審當之大法也

逆從到行

標本不得亡神失國

逆從到行謂反順為逆標本不得謂工病失宜夫以反理到行所為非順豈唯治人而神氣受

害若使之輔佐君主亦令國祚不保康寧矣

去故就新乃得真人

標本不得工病失宜則當去故逆理之人就新

明悟之士乃得至真精曉之人以全己也

帝曰余聞其要於夫子矣夫子言不離

色脉此余之所知也歧伯曰治之極於一帝曰何謂

一歧伯曰一者因得之

因問而得之也

帝曰奈何歧伯曰閉戶塞

牖繫之病者數問其情以從其意

問其所欲而察是非也

得神者昌

失神者亡帝曰善

湯液醪醴論篇第十四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五卷

黃帝問曰為五穀湯液及醪醴柰何

液謂清液醪醴酒之屬也

歧伯對